

《清代詩文集彙編》之詞學價值

王偉勇*

(收稿日期：103年1月7日；接受刊登日期：103年4月25日)

提要

本文係就2010年甫問世之《清代詩文集彙編》800冊，論述其詞學價值。主要分三部分探討：其一、詞集輯佚之價值，本文以《全清詞》之補輯為例，針對目前問世有關《全清詞》之總集、補編等，與《清代詩文集彙編》所載，以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為界，逐一進行比對。發現此中計有48家，2393闕作品，係刊行總集、補編所未收，殊值詞學界留意。其二，批評資料補輯之價值，包括詞集序跋、論詞詩、論詞長短句、評點資料等。其三，校勘之價值，本文舉《清代詩文集彙編》所載王昶詞集序跋為例，與印行問世之同序跋交叉比對，發現此中文字頗有出入，殊值學者留意。

關鍵詞：《清代詩文集彙編》、《全清詞》、詞集序跋、論詞詩、論詞長短句、詞學評點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詞學之批評資料，散見於詩話、筆記、詞籍（集）序跋、詞話、論詞詩、論詞長短句（詞）、詞篇評點、詞選（集）箋注，甚或詞之題序中。歷來關注詞學者，莫不著力蒐輯，俾利研究。此中，前四項已有顯著成果¹；論詞詩，亦由本人及學生合撰《清代論詞絕句初編》²面世，其餘則有待蒐纂。然序跋、論詞詩、論詞長短句，均散見於各家詩、文、詞集中，必賴學者蒐集、出版商出版，方能裨益研究。以尚未彙編出版之論詞長短句為例，學者若能從已印行之總集，含《全宋詞》³、《全金元詞》⁴、《全明詞》⁵、《全明詞補編》⁶、《清詞別集百三十四種》⁷、《全清詞·順康卷》⁸、《全清詞·順康卷補編》⁹、《全清詞·雍乾卷》¹⁰、《清詞珍本叢刊》¹¹等，摘錄其中論詞之詞，即可提供研究者取資。

其次，2010年12月，《清代詩文集彙編》¹²刊行後，對於目前已出版之《全清詞》，以及所見序跋、論詞詩、論詞長短句等詞學批評資料之增補，實有莫大裨益。據該書〈總序〉稱：「清人著述總數約為八萬種，集部一類即佔據其半壁江山，計約四萬餘種。……如今，《清代詩文集彙編》之整理編纂已然全部完成，總計收錄詩文集約四千種，涉及作者三千餘人，精裝八百巨冊。」¹³為了解此等詩文集究有多少資料可供詞學界取資，筆者爰引導碩博士生逐冊、逐頁閱讀，發現此中所收詩文集不少附蒐集詞集，可供清詞編纂者

¹ 詩話類，已出版一系列叢書，如《宋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1998年）；《遼金元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明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1997年）。筆記類，如朱易安、傅璇琮主編：《全宋筆記》（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以及1983年8月起由北京中華書局陸續印行之《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序跋類，如金啓華等編：《唐宋詞集序跋匯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詞話類，如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朱崇才主編：《詞話叢編續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

² 王偉勇、趙福勇編撰：《清代論詞絕句初編》（臺北：里仁書局，2010年）。

³ 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⁴ 唐圭璋主編：《全金元詞》（臺北：洪氏出版社，1980年）。

⁵ 饒宗頤初纂，張璋總纂：《全明詞》（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⁶ 周明初，葉暉主編：《全明詞補編》（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

⁷ 楊家駱主編：《清詞別集百三十四種》（臺北：鼎文書局，1976年）。按：此書又名《清名家詞》（上海：上海書店，1982年）。

⁸ 全清詞編纂研究室主編：《全清詞·順康卷》（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⁹ 張宏生主編：《全清詞·順康卷補編》（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¹⁰ 張宏生主編：《全清詞·雍乾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¹¹ 張宏生主編：《清詞珍本叢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

¹²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按：為省篇幅，爾後凡引自此書之詩文，均逕標冊、頁於其後，除非必要，不再一一附注。

¹³ 同前註，〈總序〉，頁1-2。

補輯。又見不少「論詩」詩，端賴學者善加利用。至於論詞詩、論詞長短句、論詞序跋、詞篇評點等資料，數量較少，然許多均未見輯錄，誠足以增補已然刊行之書籍，俾豐富研究資料。因之此編之價值，可自三方面言之：一、詞集輯佚之價值；二、批評資料補輯之價值；三、校勘之價值，茲分別舉證論述如次：

二、詞集輯佚之價值——以《全清詞》補輯為例

目前所見刊行之全清詞總集，計有《清詞別集百三十四種》、《全清詞·順康卷》、《全清詞·順康卷補編》、《全清詞·雍乾卷》、《清詞珍本叢刊》等。然此中漏收之清詞，數量仍舊可觀，即以清代順治、康熙年間之詞作為例，自《全清詞·順康卷補編》四冊出版後至今，有王兆鵬〈《全清詞·順康卷》前5冊漏收詞補目〉、李保陽〈《全清詞·順康卷補編》拾遺〉、鄭繼猛〈《全清詞順康卷補編》補遺48首〉、汪孔豐〈《全清詞》漏收潘江詞輯考〉、吳豔玲〈《全清詞·順康卷》黃生詞補輯〉、丁鵬〈《全清詞·順康卷補編》續補94首〉、〈《全清詞·順康卷》失收查昇詞輯補〉、〈《全清詞·順康卷》漏收秦道然詞輯補〉¹⁴等文章輯補大量詞作。而經筆者就順、康、雍、乾著錄之詞家，以及《全明詞》、《全明詞補編》（以上所引總集出版情形，詳參注5-11）著錄由明入清之詞家，取之與《清代詩文集彙編》著錄同時期之詞家進行比對，發現尚有四十八家乃刊行總集所未蒐集者，茲表列如次：¹⁵

¹⁴ 參見王兆鵬：〈《全清詞 順康卷》前5冊漏收詞補目〉，《中山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卷46（2006年），頁23-26、頁124-125；李保陽：〈《全清詞·順康卷補編》拾遺〉，《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9年第6期（2009年11月），頁64-66；鄭繼猛：〈《全清詞順康卷補編》補遺48首〉，《安康學院學報》第22卷第4期（2010年8月），頁11-14；汪孔豐：〈《全清詞》漏收潘江詞輯考〉，《語文知識》2011年第1期（2011年），頁6-7；吳豔玲：〈《全清詞·順康卷》黃生詞補輯〉，《紹興文理學院學報》第31卷第6期（2011年11月），頁40-44；丁鵬：〈《全清詞·順康卷補編》續補94首〉，《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2012年），頁34-39；丁鵬：〈《全清詞·順康卷》失收查昇詞輯補〉，《嘉興學院學報》第24卷第5期（2012年9月），頁9-22；丁鵬：〈《全清詞·順康卷》漏收秦道然詞輯補〉，《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第11卷第11期（2012年11月），頁59-67。

¹⁵ 按：註10（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所錄詞人，列於末冊有年代可考其行實者，為劉逢升、鮑偉等人。考劉逢升乃乾隆53年（1788）舉人，以應舉年紀數之，蓋出生於乾隆35年（1770）前後，因之，本文乃就《清代詩文集彙編》所錄詞人，生於該年前後者為斷，並為齊整冊數，計數至470冊為止。

序號	作者(生卒)	詩文集篇目	總冊目	頁碼	錄詞數	備註
1	李楷(?-1670)	河濱詩選	冊三十四	555-556	9	
2	姚祖振(1622-?)	叢桂軒近集	冊七十八	620-623	22	
3	黃生(1622-1696)	一木堂詩藁	冊八一	494-499	55	
4	余維霖(1624?-?)	石松堂集	冊九五	600-606	42	
5	張衡(1628-1701)	聽雲閣雷琴篇	冊一〇九	87-88	3	
6	侯七乘(?)	孝思堂全集	冊一一二	178-179	9	
7	蔣伊(1631-1687)	莘田文集	冊一二二	703	2	
8	曹恆吉(?)	曹江集	冊一四五	615-618	15	
9	廖鳳徵(?)	翫劍樓詩稿	冊一六八	743-744	7	
10	鄒山(1645-1738)	樂餘園百一偶存集	冊一六九	344-351	49	
11	查昇(1650-1708)	宮詹公存稿	冊一七七	116-129	123	
12	蕭正模(1653-?)	後知堂文集	冊一八七	290-297	40	
13	黃利通(1654-?)	懷亭集	冊一八九	542-543	8	
14	吳之珽(?-1738)	赤谷詩鈔	冊二三七	99-105	38	
15	曹一士(1678-1736)	四焉齋全集	冊二四一	219-220	11	
16	靳之隆(1682-1774)	無逸集	冊二五一	515-522	44	
17	趙弘恩(1686-1758)	玉華集	冊二五九	223-226	26	
18	王朝恩(?)	傳硯齋詩質	冊二九四	662-666	29	
19	呂守曾(1702-1741)	松坪堂詩草	冊二九七	252-255	23	
20	錢廷文(1706-?)	柳甫先生別集	冊三〇七	423-428	24	
21	許道基(?)	奧吟	冊三一七	233	3	
22	李化楠(1713-768)	李石亭詩集	冊三三三	316	8	
23	陶金諧(1727-1781)	陶適齋先生詩稿	冊三六〇	227	2	
24	查昌業(?)	林於館詩草	冊三六二	709-712	8	
25	林兆鵬(?)	林太史集	冊三九一	271-275	22	
26	孔昭燿(1741-?)	醫俗軒詩集	冊四〇〇	668-670	22	
27	平恕(?-1804)	留春書屋詩集	冊四〇三	572-574	15	
28	章銓(1740-?)	染翰堂詩集	冊四〇四	383-388	32	其中3首〈金縷曲〉為戴璐、張志楓贈作，非章銓詞。
29	明義(?)	綠煙瑣窗集	冊四〇七	776-777	24	
30	王筠(1749-1819)	槐慶堂集	冊四二五	142-145	23	
31	洪梧(1750-1817)	辛壬韓江唱酬集	冊四二八	38-51	26	
32	師範(1751-1811)	金華山樵詩內集	冊四二九	670-689	9	
33	左輔(1751-1833)	念宛齋詞鈔	冊四三〇	343-364	46	後附《念宛齋詞曲》一卷，為左輔《念宛齋詞鈔》12首詞之工尺譜。而比對後，《念宛齋詞曲》其中一首〈江南春〉(為譜例)為《念宛齋詞鈔》所無。
34	鐵保(1752-1824)	梅庵詩鈔	冊四三二	572-576	32	
35	沈南春(1752-1834)	古香樓遺稿	冊四三三	34	2	
36	范鶴年(1753-1805)	青影樓詩餘	冊四三四	488-492	32	
37	石光宿(1756-?)	洞樵詩稿	冊四四六	426-433	61	
38	郝懿行(1757-1825)	曬書堂詩餘	冊四四九	646-651	38	
39	舒夢蘭(1757-1835)	天香全集	冊四五一	371-397	119	
			冊四五一	435	2	
			冊四五一	453	1	
			冊四五一	560	1	
冊四五一	577-579	7				

序號	作者(生卒)	詩文集篇目	總冊目	頁碼	錄詞數	備註
40	陳廷桂(1759-1832)	香草堂詞	冊四五六	562-569	51	
41	孫原湘(1760-1829)	天真閣集	冊四六四	370-423	382	
42	席佩蘭(1766-?)	長真閣詩餘	冊四六四	671-672	18	
43	朱文治(1760-1845)	繞竹山房詩稿	冊四六五	100-112	74	其中 8 首為附他人作。
44	詹應甲(1760-?)	賜綺堂集	冊四六五	552-597	216	其中 8 首為附他人作。
45	劉嗣綰(1762-1821)	尚網堂詞集	冊四六九	429-458	261	
46	張興鏞(1762-1837)	遠春詞	冊四六九	788-811	120	其中 1 首為附他人作
47	徐熊飛(1762-1835)	六花詞	冊四七〇	52-61	60	其中 5 首為附他人作。
48	王家相(1762-1838)	茗香堂外集	冊四七〇	583-592	97	
合計	48 家 2393 首					

製表人：王偉勇、許仲南¹⁶

以上係《清代詩文集彙編》1 至 470 冊所錄，張惠言（1761-1802）以前，處順、康、雍、乾時期，已刊行詞總集未收錄之詞家凡 48 人。至所錄詞之數量，包含 3 闕非章銓所作，以及朱文治、詹應甲、張興鏞、徐熊飛集中附錄他人次韻之作，則實際數量為 2393 闕，殊有可觀。此中查昇（123 闕）、舒夢蘭（119 闕）、孫原湘（382 闕）、詹應甲（216 闕）、劉嗣綰（261 闕）、張興鏞（120 闕）6 人，詞篇皆達百闕以上；王家相（97 闕），亦近百闕，尤足供個別研究之資。

三、批評資料補輯之價值——以清代詞集序跋、論詞詩、論詞長短句、評點為例

本文「前言」提及，詞學之批評資料，可包含詩話、筆記等八種。今查《清代詩集彙編》所涉相關資料，即有詞話（如冊 31 即錄有毛先舒、丁澎、尤侗等人評點、李漁所撰《窺詞管見》）、詞集序跋、論詞詩、論詞長短句、詞篇評點等，由於詞話仍不出已出版之範疇，本文暫不論述，其他批評資料，則分項舉例如次：

（一）詞集序跋

目前所見詞集（籍）序跋刊行者，要以金啟華、張惠民等所編《唐宋詞集序跋匯編》、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兩書（並參注 1），收錄最為繁富。前者限於唐、宋，後者

¹⁶ 許仲南刻就讀於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二年級。

包括唐、五代、遼、金、元、明、清；所收涉及別集、總集、選集，以及詞話、詞譜、詞律及其他詞學雜著序跋，誠可謂內容豐贍，精華畢集。然筆者閱讀《清代詩文集彙編》，仍可見漏網之魚，斯亦可證清人詩文集浩如煙海，真難盡蒐。如宋琬（字玉叔，號荔裳，1614-1674）《安雅堂未刻稿》卷六，即載錄〈韋惕菴詞序〉，並引錄如次：

屈大夫要渺好脩，自以為纫蘭佩茝，餐英飲露，而〈離騷〉、〈九歌〉雜以揭車、杜若、芙蓉、薜荔、衣裳、牆屋所見無非是者。嘗怪楚之山川匪徒生人奇異也，其草木亦固殊焉。惕菴生於其鄉，所謂眾香國中來者，茲編曾不數闕，而芳菲之氣香人齒頰。殆將妮妮兒女之情，寫落落英雄之態者歟！秦淮水滿，煙月最宜，吾欲倩二八女郎，攜紅牙鏤管於桃葉渡頭歌之，勿令曉風楊柳、柳屯田獨有千古也。（冊45，頁114）

自此序可知，韋惕庵應為楚人，詞篇不多，率藉委婉之作寫英雄落落之態。所處時代，約在明末清初，與宋琬同時，惜《全明詞》、《全明詞補編》、《全清詞·順康卷》、《全清詞·順康卷補編》等書，均未收錄，端賴學者進一步蒐集。¹⁷

次如吳綺（字園次，號聽翁，又號豐南，1619-1694）之詞集序跋，前揭《詞籍序跋萃編》僅收其〈納蘭詞序〉¹⁸，殊不知吳氏尚有多篇詞集序跋見載於《清代詩文集彙編》所收《林蕙堂文集》及《林蕙堂文集續刻》，茲臚列如次：

《林蕙堂文集》

- 〈江辰六春蕪詞序〉（冊68，卷4，頁55-56）
- 〈錢葆汾湘瑟詞序〉（同上，卷6，頁89-90）
- 〈周屺公澄山堂詞序〉（同上，卷7，頁96-97）
- 〈畢正持松濤閣詩詞序〉（同上，頁102-103）
- 〈彭爰琴詩餘序〉（同上，頁104-105）
- 〈題余文賓蓉鏡詞序〉（同上，頁106-107）

¹⁷ 宋琬，山東萊陽人，清世祖順治4年（1647）進士，援戶部主事，累遷永平兵備道、寧紹臺道。清聖祖康熙元年（1662）兩次補誣擊獄，得白，流寓吳、越；尋起四川按察使，12年以入覲卒於京師。詩與施閏章齊名，有「南施北宋」之目。著有《二卿亭詞》、《安雅堂未刻稿》附詞，見錄於《全清詞》，冊2，頁872-909；又見錄於註12，冊45，頁191-195，題曰：《安雅堂未刊稿·入蜀集下》。

¹⁸ 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卷7，頁590。

《林蕙堂文集續刻》

- 〈汪晉賢桐扣詞序〉（冊 68，卷 4，頁 234-235）
〈范汝受十山樓詞序〉（同上，頁 236-237）
〈黃庭表古宮詞序〉（同上，頁 237）
〈孫汲山山嘯詞序〉（同上，頁 238）
〈飲水詞二刻序〉（同上，頁 239）¹⁹
〈史雪臣蝶庵詞序〉（同上，頁 240）
〈茅天石溯紅詞序〉（同上，頁 241）
〈陳次山香亭詞序〉（同上，頁 242-243）
〈汪甥上若詩詞小刻序〉（同上，頁 244）

茲舉〈錢葆汾湘瑟詞序〉為例：

歲值馬逢，月當龍御。雉媒日暖，問獵苑以寧城；魚蘊波深，訪釣徒于蕙浦。時有青峰江上，賦瑟才人，實則紫禁雲中，簪毫舊侶。爰開西墅，許水監以哦松；特館南州，共漫郎而折菱。燈前側帽，既多顧影之憐；酒畔銘筆，遂有緣情之製。風流宛在，比思漫以垂楊；姿態橫陳，擬子京之仙杏。淒清欲絕，我見之始欲言愁；哀樂無端，人聽焉渾難自主。舞山香之一曲，技至此耶；聞水調之數聲，觀其止矣。蓋詞源靡麗，體雖本于房中；而語必遙深，義實通于世說。彼漢宮之衣袂，固自傷淫；若宋殿之屏風，尤為失雋。而葆汾穠纖合度，搖曳成姿，拗益加妍，在疑雨疑雲之際；淡還生艷，是非花非霧之間。譬姑射之仙肌，何妨金粉；若太真之艷質，更勝鉛華。故使淮海慚聲，屯田輟響。美人南國，歎紅豆之叢生；詞客西崑，謂青蓮之再出。昔天下歷三百載，此道幾屬荆榛；迨雲間有一二公，斯世重知花草。信乎五茸之興廢，關于三季之重輕。今葆汾並轡湘真，齊鑣鬢鬢；彼徒慚其倚樹，此益義乎積薪。君將奉敕以填行，且聞之天子；我且選聲而聽悉，以付于雪兒。倘或問陸賈之裝，黃金幾兩，則請誦姜夔所譜白石一編耳。

此序係為錢芳標（初名鼎瑞，字葆汾，一作寶汾，號蕙漁，1635-1679）《湘瑟詞》而作，以駢體行文。序中涉及詞論之要點有二：一為肯定詞之為體雖出乎閨幃之中，然詞語遙深，意在言外，殊值品味。一為評論錢芳標之作品，「穠纖合度，搖曳成姿」，足教秦觀、柳永屈服，亦可並轡明末陳子龍（字人中，更字臥子，號大樽，著有《湘真閣稿》，1608-1647）。

¹⁹ 同註 18 收錄此序，改題為〈納蘭詞序〉，卷 7，頁 549。

此段評論乃應酬之辭，不免溢美。蓋柳永「承平氣象，形容曲盡」²⁰、秦觀「將身世之感，打并入豔情」²¹、陳子龍「首尾溫麗」²²等特色，均為錢氏所無，固不可以詞采豔麗即取以類比。至論錢氏之詞，係「以香豔為宗，不脫脂粉氣味，雖措辭婉妙，造境亦淺。又喜和韻，和朱彝尊咏貓之作，開徵事用典惡例。」²³此評堪稱公允，總體言之，錢氏仍不足比柳、秦、陳三人也。

其次，亦有詞家自序其詞集，並藉以抒發個人之詞學觀點。如王岱（字山長，一字九青，號且園，1606-1686）〈了菴詩餘自序〉云：

詩至於餘而詩亡，餘至極妙而詩復存，是薄詩之氣者餘也，救詩之腐者亦餘也。詩以溫厚和平、含蓄不盡、怨不怒、哀不傷、樂不淫；為詞則極傷、極怒、極淫而後已。六朝〈子夜〉靡靡之音，幾有欲詞之勢。唐時諸公振起氣運，一歸大雅，詞始不盛于唐，留于宋元。然青蓮於郊廟雍穆中，忽為變調，名〈菩薩蠻〉，遂為千古詞祖。是詞雖盛于宋元，實始于唐。今觀唐以後之詩，蕪蔓酸澀，反不如詞之清新俊偉，使人移情適性、快口宕胸。嘻！氣運至此，不容不變；人心靈巧至此，不容不剖露。即作者亦不自知其故也，是詩之不至於盡亡，實餘有以存之也。余作詩之暇，偶及其餘，故並論之。（冊 23，頁 289）

此序先論述「詩餘」之名稱，以為詩之發展，至被稱「餘」而詩亡，蓋此稱呼乃「薄詩之氣」也。然亦因「詩餘」（即「詞」）發展至極致，詩之腐者方得挽救，可見詩、詞具相互依存之關係。而後進一步闡述詩之特色在於「溫厚和平、含蓄不盡、怨不怒、哀不傷、樂不淫」；詞之特色在於「極傷、極怒、極淫」，就作者抒情角度衡之，此見解亦自有見地。續論詞之起源，王氏以為自六朝〈子夜〉歌等靡靡之音，已見其勢，然論千古詞祖，仍宜推盛唐李白所製之〈菩薩蠻〉（平林漠漠煙如織）一詞。末論詩、詞演進之運勢，以為唐以後之詩「蕪蔓酸澀」，反不如詞之「清新俊偉」，足以「移情適性」、「快口宕胸」。於焉王氏乃總結道：詩之不至於盡亡，乃緣「詩餘」（即「詞」）承繼發展有以存之；藉

²⁰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臺北：廣文書局，1968年，冊下，卷21，頁1271。）稱柳永：「其詞格固不高，而音律諧婉，語意妥貼，承平氣象，形容曲盡，尤工羈旅行役。」

²¹ 此乃清·周濟《宋四家詞選》眉批秦觀〈滿庭芳〉（山抹微雲）詞用語，見錄於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冊2，頁1652。

²² 清·王士禛《花草蒙拾》云：「陳大樽詩首尾溫麗，湘真詞亦然。然不善學者，鏤金雕瓊，正如土木被文繡耳。又或者斷斷格律，不失尺寸，都無生趣。譬若安車駟馬，流連阡陌，殊令人思草頭一點之樂。」同前註，冊1，頁685。

²³ 此段評論，見馬興榮、吳熊和、曹濟平主編：《中國詞學大辭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199。

以呼應起首所稱「詩至於餘而詩亡，餘至極妙而詩復存」之觀點，堪稱章法井然，見解獨到。

此外，尚有一種序跋，係以「題詞」方式呈現，自宋以降，即已見之，清代亦不例外，稱之為小序、小跋可也。如左輔（字仲甫，一字蘅友，號杏莊，1751-1833）《念宛齋詞鈔》，計有姚文田、蔡之定，葉紹棿、顧翊為之題詞²⁴，茲引錄如次：

大集誦數過，文簡事覈，直追古之作者，固不待言，而拊本引綱，事事皆關政要。所謂有本之學、有本之用，圩壘書後一則，鄙意嘗欲施之充冀以上。惜非常之原，世無任其難者。詞集寄託深厚，一變近人綺麗之習，庶幾上繼風詩，曷勝心戰。讀既竟，書數語歸之。（〈歸安姚文田秋農〉，冊430，頁343）

詞雖小道，然最妙於言情，其源流亦甚古。風騷中長短句，實詞所濫觴。後人目之為詩餘，疏失其義。中甫同年雅不服斯論，蓋深有得於此道者，讀念宛齋所製，可以得其概矣。（〈德清蔡之定生甫〉，冊430，頁343）

凡文字之不可磨滅者，必有真性情、真抱負，自在流出，乃能前無古人。不意於倚聲，按律中得之，尤為大難。大難至於詞旨清深，氣體高逸，知得力於白石、玉田者深矣。與仲甫同年，別近十年，丁卯長夏握手都門。讀此卷，情懷如昔，良可快也。（〈歸安葉紹棿琴柯〉，冊430，頁343）

纏綿宛篤，寄託遙深，是國風小雅遺意，後來美人香草，已隔一塵。讀此迺不敢目詞為小道。至其格律之精嚴，尚覺秦七、黃九猶有俳語拙作，詭癡謹當焚棄，何止小巫見大巫也。（〈無錫顧翊蘭崖〉，冊430，頁344）

²⁴ 清·左輔《念宛齋詞鈔》題詞序跋四篇後，錄有論詩詩五首，茲臚列如次：〈仁和陳嵩慶荔峯〉之一：「寒鐙夜碧篆煙消，細譜新詞韻最嬌。黃葉聲中驚夢杳，白雲堆裏黯魂銷。旗亭聽徹雙鬟唱，竹馬喧騰五袴謠。不似才人騷屑甚，曉風殘月按紅么。」之二：「自憐身價十年遲，青眼風塵感舊知。梅子酸來心轉苦，蘆花愁絕鬢成絲。樓臺雲雨原疑幻，城郭人民大可思。我是尋巢新燕羽，真珠簾曲讀多時。」〈吳江沈沾霖湘葵〉之一：「夢得天花筆，生成錦繡腸。新詞古樂府，小技大文章。高唱雲千里，低斟月一觴。瑤臺風露迴，我欲聽霓裳。」之二：「漫說官箴好，看來事事宜。調羹皆道味，燕笑亦師資。早信蘭為佩，相憐鬢有絲。識荆荆已識，所恨識荆遲。」〈海鹽查揆菽原〉：「有井華處唱皆工，詞格姜張未許同。畢竟大 仙子後，門槌拍板氏宗風。蘭上煙波東復東，蕭郎腸斷有驚鴻。別將篋段裁新曲，爭說江南李二紅。」（冊430，頁344。）

綜合以上四人之題詞，可見左輔《念宛齋詞》之特色，蓋有下列兩端：其一，寄託深厚，真性情、真抱負，自在流出，可繼風騷；其二，氣體高逸，格律精嚴，得力於姜夔、張炎。然左輔為陽湖人，陽湖即常州屬地；其詞寄託深厚，正是常州中鋒，故向來被視為常派詞家。²⁵

（二）論詞詩

目前清人論詞詩，唯筆者與學棣趙福勇所輯《清代論詞絕句初編》（參注 2，以下簡稱〈初稿〉）數量最夥，凡 136 家，1137 首²⁶。及查《清代詩文集彙編》，又見不少論詞詩，乃筆者〈初稿〉所未收，且不限於絕句。如宋琬（字玉叔，號荔裳，1614-1674）《安雅堂未刻稿》載〈長歌贈陳其年〉詩：

瑯琊兄弟耽詞賦，法曹年少來瓜步；東閣梅花召賓客，閣外常盈幾雙屨。座中最愛陽羨生，一榻高懸待徐孺。考功瀟灑善長調，屈指推君誇絕巧；武塘學士亟稱賞，共把君文問君貌。扁舟暫繫瓊花臺，蒹葭歷亂芙蓉開；半刺懷中猶未出，心知是君美且鬢；輕棹容與泛秋水，狂歌氣欲吞長淮。君家冠蓋滿京洛，三十年來莽蕭索；青緇奕葉擅雕龍，白眼何人識孤鶻。屯田員外曉風詞，秦川公子登樓作；丹陽少府頗好事，搜剔蒼巖洗瘞鶴。北固城頭聊共吟，中冷泉水還堪酌。（冊 45，頁 21）

此詩酬贈之對象為陳維崧（字其年，號迦陵，江蘇宜興人，著有〈烏絲詞〉、〈迦陵詞〉，合刊為《湖海樓詞》，1625-1682），起首盛稱陳氏兄弟皆「耽詞賦」，乃其實言之，非應酬語。按：陳維崧有兄弟五人，維崧居長，次弟維曄（字名文鷺，字半雪，1630-1672）、三弟維岳（字緯雲，晚號苦庵，有《紅鹽詞》，1635-1712。康熙十年（1671），曾與曹爾堪、龔鼎孳、紀映鍾等，在京師以〈賀新郎〉調舉行「秋水軒唱和」）、四弟宗右（字子萬，1643-？，曾以兩年節俸金，鳩工樓板《湖海樓文集》，時維崧已過逝五年）、五弟維崗（小名阿龍，1652-？）²⁷。兄弟五人中，維崧、維曄、維岳、尤具詞名。清·謝章

²⁵ 吳宏一《清代詞學四論》、徐楓《嘉道年間的常州詞派》二書均視左輔為常州詞派。參吳宏一：《清代詞學四論·常州派詞家年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 241-268；徐楓：《嘉道年間的常州詞派·「宛鄰」詞人群傳論》（臺北：雲龍出版社，2002年），頁 142-144。

²⁶ 參注 2。按：該書出版時，經筆者確認屬清人之論詞絕句，凡 133 家，1067 首。然出版後，復自該書附錄中，確認邱晉成（生長於道光、光緒年間）2 首、歐陽述（光緒 20 年舉人）1 首、陳芸（1885-1911）67 首，亦屬清人作品，故合計為 136 家，1137 首。

²⁷ 以上傳略，可參陸勇強：《陳維崧年譜》（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6年），頁 5-8。又見蘇淑芬：《湖海樓詞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5年），頁 8-13。

鋌（字枚如，號江田生，晚號藥階退叟，1820-1903）《賭棋山莊詞話》即稱：

陳氏門材最盛，《烏絲》一篇，既推老手。而半雪維嶠有《亦山草堂詞》，緯雲維岳有《紅鹽詞》，魯望維岱有《石閭詞》，皆迦陵兄弟行，莫不含宮咀商，壘麓迭奏。……蓋定生先生為黨人魁首，名在三公子之列，文采炳蔚，貽為淵源，故不獨迦陵有鳳凰之譽（迦陵與彭谷晉、吳漢槎，並稱江左三鳳凰，見今世說中。）即群從亦半是惠連。²⁸

其次，由此詩亦可知陳維崧善製長調，志豪歌狂，氣吞長淮。惜亡國喪父之後，顛沛流離，兄弟四散，所謂「三十年來莽蕭索」是也。從此狂放其行，常自稱「蕩子酒徒」、「狂奴」、「江南狂客」、「狂夫」等²⁹，時人亦不知其志，故宋琬乃云「白眼何人識孤鶻」，為之歎惋不已。

次如謝啟昆（字蘊山，一字良璧，號蘇潭，1737-1802）《樹經堂詩初集》卷十一〈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兩首〉之一：

夢蝶真人客夢賒，多情相惱說梅花；西風吹墮藤花淚，壁社珠光捲月華。（冊 392，頁 315）

謝啟昆之論詞絕句，筆者〈初稿〉已錄 19 首³⁰，漏收此首，宜補入。此詩係論秦觀（字少游，又字太虛，號淮海居士，1049-1100）〈好事近·夢中作〉及其故實，茲先引錄其詞如次：

春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舞龍蛇，天矯轉空碧。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³¹

有關此詞之評論，要以蘇軾〈書秦少游挽詞後〉為最早，其言云：

²⁸ 清·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見錄於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冊4，卷4，頁3380。按：文中維岳、當是維崧堂兄弟，詞集未見刊行。定生先生，則為維崧父陳貞慧，與方以智、侯方域、冒襄並稱「四公子」，乃「復社」領袖之一。明思宗崇禎11年（1638），與復社名士吳應箕、顧杲一同草擬〈留都防亂公檄〉一文，聲討阮大鍼黨之罪狀，被捕下獄。又，括弧為詞話附注文字，彭谷晉，即彭師度（1624-?）；吳漢槎，即吳兆騫（1631-1684）。

²⁹ 蘇淑芬：《湖海樓詞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5年），頁39-42。

³⁰ 同註2，頁143-146。

³¹ 此詞見收於註3，冊1，頁604。

庚辰歲六月二十五日，予與少游相別於海康，意色自若，與平日不少異。但自作挽詞一篇，人或怪之。予以謂少游齊死生，了物我，戲出此語，無足怪者。已而北歸，至藤州，以八月十二日卒於光化亭（或作「光華亭」）上。嗚呼！豈亦自知當然者耶？乃錄其詩云。³²

此評論中之「挽詞」，即指上引〈好事近〉詞；蘇軾係以「齊死生，了物我，戲出此詞」視之。謝啟昆以「夢蝶真人」論之，見解蓋同蘇軾。次句係追溯自宋哲宗紹聖元年（1094）親政後，蘇軾被貶惠州，再貶瓊州；秦觀亦受牽連，出為杭州通判，遂貶處州（今浙江麗水），紹聖四年（1097）再貶郴州（今湖南郴縣），寫下〈踏莎行〉之故實。原詞如次：「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³³真為梅花所惱也。後兩句則為秦觀於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客死藤州（今廣西藤縣）光華亭古藤陰下，深致哀惋之意。

又如師範（字端人，號荔扉，又號金華山樵，1751-1811）《金華山樵詩前集》卷一載〈題葛砥齋詩後〉二首之一：

曉風殘月不禁多（砥齋小詞頗有作者風），一曲清詞艷綺羅。幾向重闌燈燧後，紅兒按拍醒兒歌。（冊 429，頁 358）

此詩係題葛砥齋詩集，從此詩可知，其詩集錄有小詞，詞風清艷婉約。而詩文集中附錄小詞，又未別成卷帙者，尤宜費心閱讀蒐輯，否則終難稱全璧。

次如吳煊（字退庵，號退庵居士，1749~?）《華香書屋詩草》卷五載〈題馮晏海詩詞，名雲鵬，通州人〉二首之二：

昭代詞人竹垞名，錦蕃集子倚新聲。君囊更有絲鎌在，別費工夫織得成（好用花鳥藥名連綴成詞）。（冊 799，頁 619）

自此詩所論，可知馮雲鵬（字晏海，通州人），好學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又號金風亭長、醜舫，晚稱小長蘆釣師，1629-1709）《蕃錦集》³⁴，以花鳥藥名連綴成詞，別見工夫。

³² 宋·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冊5，卷68，頁2158。

³³ 同註3，冊1，頁592。

³⁴ 清·朱彝尊《蕃錦集》凡1卷，錄109闕集句詞。此集見收於清·朱彝尊撰、李富孫注：《曝書亭集

(三) 論詞長短句

所謂「論詞長短句」，係指論詞之詞，迄今尚有未見學者編刊相關資料。然依筆者所見，自晚宋伊始，即見論詞之詞。如劉克莊（字潛夫，號後村居士，1187-1269）即有〈漢宮春·題鍾肇長短句〉、〈鷓鴣天·戲題周登樂府〉、〈最高樓·再題周登樂府〉；程正同（生平不詳）有〈朝中措·題集閑教頭簇〉；黃昇（字叔暘，號玉林，又號花庵詞客，生卒年不詳）有〈木蘭花慢·題馮雲月〈玉連環〉詞後〉等³⁵，皆是其例。甚至周密（字公謹，號草窗，又號四水潛夫、弁陽老人、弁陽嘯翁，1232-1308）之作品，即有李彭老（字商隱，號篔房，生卒年不詳）〈浣溪沙·題草窗詞〉、毛珣（字元白，號吾竹，生卒年不詳）〈踏莎行·題草窗詞卷〉、王沂孫（字聖與，號碧山，又號中仙、玉笥山人，生卒年不詳）〈踏莎行·題草窗詞卷〉；王易簡（字理得，號可竹，生卒年不詳）〈慶宮春·謝草窗惠詞卷〉、李萊老（字周隱，號秋崖里居，生卒年不詳）〈青玉案·題草窗詞卷〉及〈清平樂·題草窗詞〉等，藉填詞予以評論，可證此等資料仍有極大之蒐集空間。

宋代如此，清代尤是，《清代詩文集彙編》自亦不乏此類批評資料。譬如王岱（字山長，一字九青，號且園，又號了菴，1606-1686）《了菴詩餘》中，有幾闕與詞人相關之題畫詞，即具詞論之意味。如〈鷓鴣天·題晏小山楊花謝橋圖用元調元韻〉：

何處重生舊玉簫。風流不讓董妖嬈。無端惹得蘇州惱。此恨於今尚未消。情默默，夢迢迢，相思瘦盡沈郎腰。鍾情自古多才子，何減當時過謝橋。（冊23，頁304）

〈醉太平·題姜白石暗香疏影圖〉：

霜寒月明，溪寒木清，暗香疏影橫道，無情有情。林家瘦生，楊家老生，和他白石姜卿，是梅花主盟。（冊23，頁304）

以上兩詞，前闕論晏幾道（字叔原，號小山，998-1052）〈鷓鴣天〉，原詞如次：

小令尊前見玉簫。銀燈一曲太妖嬈。歌中醉倒誰能恨，唱罷歸來酒未消。春悄悄，夜迢迢。碧雲天共楚宮遙。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³⁶

詞注》（臺北：廣文書局，1978年），卷7，頁1-30。

³⁵ 詳參拙作〈兩宋「論詞詩」及「論詞長短句」之價值〉，《成大中文學報》第38期（2012年9月），頁43-66。

³⁶ 同註3，冊1，頁292。

此詞上片係寫晏氏於一次春宴中，見得某美艷女郎，歌酒共歡，情意相投；孰知好事難成，散聚匆匆。下片接寫歸來後，相思刻骨，爰於夢中踏過謝橋，與女子重溫情好，繾綣相會，真乃「自古多情傷離別」也。然據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載：「程叔微云：尹川聞誦晏叔原『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長短句，笑曰：『鬼語也』，意亦賞之。」³⁷而後世論者僅就程頤（字伊川）「鬼語」之評予以渲染，渾不管「意亦賞之」之評價。於焉王岱乃為小山翻案，以為此詞「無端惹得蘇州（按：宜正作「伊川」為是）惱」，以致「此恨於今尚未消」，詞末終肯定此詞所流露之情懷殊足動人，並反詰道：「鍾情自古多才子」，渠等尋花問柳之行徑，並不遜於小山夢中「過謝橋」，又何必獨責小山以文行耶？

次闕論姜夔（字堯章，號白石道人，1155-1235？）〈暗香〉、〈疏影〉兩詞，茲先引錄如次：

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卻、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江國。正寂寂。歎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泣。紅萼無言耿相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

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裡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裡，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等恁時、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³⁸

王岱〈醉太平〉詞，先以「無情有情」論之，真實指出後人對此兩詞評論之莫衷一是。根據黃兆漢《姜白石詞評注》所附之「評說」予以歸納，可知論此兩詞純屬詠物者（無情）畢竟少數，論其別有寄託（有情）者，蓋有下列諸說：（一）感汴梁宮人之金者，似為柔福帝姬而作；（二）恨南宋偏；（三）發欽、徽二帝之幽憤，傷在位之無人也；（四）托喻君國，感懷今昔；（五）自寫情詞，與時事無關；（六）藉回憶抒寫作者今昔之變與盛衰之感；（七）藉詠梅懷舊，對象難定；（八）向范成大表達用世之志，期待范氏汲引。³⁹及至詞末，王岱終肯定歷代詠梅之盟主有三：一為林逋詩；一為楊家老生之畫；一為姜夔〈暗香〉、〈疏影〉。「楊家老生」，不知何人。按：疑為宋代墨梅名家楊無咎（1097-1171，

³⁷ 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唐宋史料筆記》本），卷19，頁151。

³⁸ 兩詞著錄，見錄於註3，冊3，頁2808。

³⁹ 黃兆漢：《姜白石詞評注》（臺北：臺灣世界書局，1998年），頁280-352。

字補之，自號逃禪老人，又號清夷長者）。林逋（字君復，卒諡和靖先生，967-1028）詩，題為〈山園小梅〉，凡二首，茲引錄供參考：

眾芳搖落獨喧妍，占斷風情向小園；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樽。（之一）

剪綃零碎點酥乾，向背稀稠畫亦難；日薄縱甘春至晚，霜深應怯夜來寒。澄鮮只共鄰僧惜，冷落猶嫌俗客看；憶著江南舊行路，酒旗斜拂墮吟鞍。（之二）⁴⁰

次如汪大經（字書年，號秋白，又號西村，1741-1809）《借秋山居詩餘》載有〈解佩令·題張遠春詞稿後〉：

裁雲妙手，嘲風繡口。便屯田、見應低首。一縷柔絲，把粒粒、明珠穿就。未開函、墨香先透。紅絲寫後。紅牙點取，唱旗亭、付他紅袖。不是多情，怎吟得、者般消瘦。想篝燈、夜深挑又。（冊400，頁73）

此詞係汪大經題張興鏞（字金治，一字遠春，晚號延庚，1762-1837）《遠春詞》（冊469）詞集而作。詞中稱其所作「裁雲妙手，嘲風繡口」，指才華甚為高妙；「一縷柔絲，把粒粒、明珠穿就」句，義近《禮記·樂記》中「纍纍乎端如貫珠」⁴¹之意，言女子歌聲動人心弦；「唱旗亭、付他紅袖」亦指女子歌喉，可見張興鏞詞蓋亦深具婉約之風。而汪大經以〈解佩令〉題他人詞集，蓋效朱彝尊（1629-1709）以此調〈自題詞集〉，茲引錄如次：

十年磨劍，五陵結客，把平生、涕淚都飄盡。老去填詞，一半是、空中傳恨。幾曾圍、燕釵蟬鬢。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紅粉。料封侯、白頭無分。⁴²

⁴⁰ 林逋〈山園小梅〉詩，見錄於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冊2，卷106，頁1217-1218。

⁴¹ 《禮記·樂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頁702。

⁴² 同註8，冊9，頁5280。

此中不學秦觀（字少游、太虛，號淮海居士，人稱秦七，1049-1100），不學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道人，又號涪翁，人稱黃九，1045-1105）填詞，願學張炎（字玉田）云云，一般均引作浙西詞派倚新聲取徑之聲明，格外重要，亦屬論詞長短句之佳構。

又如夏崑林（字治卿，號瘦生，1787-1865）〈湘月·重校秦淮海集成，疊菊農記事之作〉：

黨讒焰起，問何曾、毀得淮海名字。餘燼摩挲，記幾兩、城角危樓屐齒。（淮海集殘版，貯城闕危樓，同人過而輯之，重祭之願始此。）斷帙南湖張本，斜行水部李本，疑義搜魚豕。鬚眉留炤，畫圖添證流水（時補秦小象）。休道國士聲華，文章信美，賸精英殘紙。雲散煙沈，幾觸撥、伏處菰蘆心事。尚有詩評，明珠的礫，處士無傳矣（淮海弟少儀詩評見黃文節集中，今無隻字）。臺邊酌酒，更添多少清淚。（冊 800，頁 742）

此詞雖未論作品，卻涉及詞集之版本，視為廣義之詞論可也。據詞序可知，此詞係為疊錢繼章（字爾斐，號菊農，1603 年生，卒年不詳）「記事」詞而作。然今查《全清詞·順康卷補編》，僅見〈念奴嬌〉（一名〈湘月〉）「客園讌集」一闋⁴³，韻腳不同，當非夏崑林所疊者。詞中論及重刊秦觀《淮海集》及其他二、三事，茲略述其要如次：其一，在城闕高樓上，發現明武宗嘉靖己亥（1539）張縉（字世文，自號南湖居士，1487-1543）於鄂州所刻之《淮海集》，以及明神宗萬曆戊午（1618）李之藻（字我存，又字振之，號涼庵居士、存圓寄叟等，1571-1630）於高郵所刻之《淮海後集》，均錄有秦觀所作之長短句⁴⁴。其二，重刊時補上秦觀小像。其三，據黃庭堅（字魯直，號涪翁，字號山谷道人，私諡文節先生，1045-1105）文集載，秦觀弟秦觀（字少儀、另一弟秦觀，字少章）別有詩評，惜已不傳。

（四）評點資料

詞之評點方式，或見於版面之天地，或見於字裡行間，或見於詞末，方式不一而足；且文字之外，復有圈、點、頓、讀等符號，欲著手整理刊行，確有其難度。然翻讀作品，見前人閱讀之餘，信手點評之意見，時亦有可觀者焉。今查《清代詩文集彙編》所採之版本，不少亦附刻評點意見，此中或已見新式標點本單獨發行，如李漁（字笠鴻，一字謫凡，

⁴³ 同註 9，冊 1，頁 149。

⁴⁴ 有關秦觀詞之版本，參徐培均校注：《淮海居士長短句·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宋詞別集叢刊本》），頁 10-11。

後字笠翁，號覺世稗官等，1611-1608）《笠翁一家言全集》，見錄於冊 31，已別有新式評點本行世，名《李漁全集》⁴⁵。然大多數詞集，仍以古刻本方式，附於諸總集中，如保培基（字菴菴，號西垣，1694-？）《奈何詞》，見錄於冊 275；左輔（字仲甫，一字蘅友，號杏莊，1751-1833）《念宛齋詞鈔》，見錄於冊 430，即是其例。本節以此兩集之評點，各舉數例，以見其概：

1. 李漁

李漁詞名《耐歌詞》，計有毛先舒（字稚黃，1620-1688）、顧貞觀（字梁汾，1637-1714）、蔡抑庵、吳偉業（字梅村，1609-1671）、黃无傲、吳念庵、胡介（字彥遠，1616-1664）、方邵村、陸圻（字麗京 1614-？）、王槩（字安節，生卒年不詳）、梁冶湄、余霽岩、杜濬（字于皇，1611-1687）、尤侗（字展成，號悔庵，1618-1704）、陸青雪、馮青士、顧景星（字赤方，1621-1687）、郭九芝、周在浚（字雪客，1640-1696 後）、何醒齋、余懷（字澹心，1616-1696 後）、熊元獻、王曰高（字北山，1628-1678）、范驥（1608-1675，字文白）、陸右璣、汪楫（字舟次，1636-1699）、曹溶（字秋岳，1613-1685）、王望如、范汝受、徐鉉（字電發，1636-1708）、許虬（字竹隱，1625-？）、朱其恭、毛際可（字會侯，1633-1708）、汪懋麟（字蛟門，1640-1688）、倪服回、丁澎（字藥園，1622-1685）、宗元鼎（字定九，1620-1698）、沈丰垣（字通聲，生卒不詳）、方滑仁、鄭彰魯、余廣霞、葉修卜、曹順庵、白仲調、王士祿（字西樵，1626-1673）、丁筠雪、吳綺（字蘭次，1619-1694）、李式玉（字東琪，1622-1683）等人評點，茲舉十例析論如次；由於李漁詞集已有新式標點本問世，故頁碼悉從之（見同注 45）：

（1）〈花非花〉（用本題書所見）之二（以下二詞，見頁 379）

花非花，是人影。來何徐，去何猛。燈殘月落事茫然，花枝無迹蒼苔冷。

毛稚黃評：「從《楚辭·九歌》著作脫胎。長吉鬼才，故當却步。」

之四

花非花，是人血。淚中傾，恨時泄。鷓鴣聲裡一春寒，杜鵑枝上三更熱。

顧梁汾評：「石破天驚，得未曾有。」

（2）〈竹枝·第二體〉（春遊〈竹枝詞〉十二首之一）（頁 386）

新裁羅縠試春三。欲稱蛾眉不染藍。自是淡人濃不得，非關愛著杏黃衫。

吳梅村評：「『淡人濃不得』，讀之三日口香。」

⁴⁵ 《李漁全集》，有依古刻本直接印行者，如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年印行者即是；其中冊 3〈笠翁餘集〉卷八，即錄其詞作。另有吳戰壘點校本：《李漁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年），其中第二卷名為《笠翁一家言全集》，即錄有李漁《耐歌詞》，係屬新式標點本。

(3) 〈河滿子〉（感舊四時詞，憶喬姬在日）之一（以下四詞，見頁 394）

記得落英時候，與人同坐芳禰。把酒送春春不去，依然柳媚花顰。繡榻易來春曉，畫眉難得黃昏。

之二

記得流螢天氣，有人愛拍青羅。月下吹簫忘夜短，晏眠好夢無多。紅日三竿補漏，清風一覺成魔。

之三

記得黃花開後，有人慣謔陶潛。偽作白衣人送酒，無言但露纖纖。愁處能令笑髮，窮時似覺財添。

之四

記得雪深三尺，有人煨芋忘眠。素靄每從歌口出，教人誤作香煙。寒暑未停絲竹，溫和肯廢箏弦。

吳梅村評：「寒時吐氣，有如白虹，常事也，卻未經人道。」

余霽岩評：「四幅仕女圖，皆從虛字中畫出。如『易來』、『難得』、『慣謔』、『偽作』、『能令』、『每從』等字，悉是蘇公描影手。」

(4) 〈昭君怨〉（海棠盛開）（頁 399）

三日臥床醫嗽。不覺海棠紅透。無語向枝頭。代花愁。
開到春光八九。明日陽晴知否。急急倩人看。莫遮攔。
尤悔庵評：「達者名言，借花說法。」

(5) 〈醜奴兒令〉（落花）（頁 409）

封姨一夜施殘毒，香滿庭階。玉滿庭階。惜玉憐香手托腮。
殷勤傳語芳魂道，風不憐才。天卻憐才。許到明春照舊開。
何省齋評：「從憐香逗出憐才，洵奇而法。」
黃无傲又評：「說落花不敗興，一空從前作者。」

(6) 〈減字木蘭花〉（田家樂四首）之一（以下兩詞，見頁 410-411）

父耕子讀。一歲秋成諸事足。風雨關門。除卻看花不出村。

今年欠好。只勾輸糧官事了。莫怨耕田。度卻荒年有熟年。
何省齋評：「笠翁一生歌舞場中，能現老農身說法。」

之二

黃茅蓋屋。每到秋來增幾束。增過三年。只戴黃茅不戴天。
鄰居蓋瓦。三歲兩遭冰雹打。爭似儂家。風雨酣眠夜不嘩。
陸麗京評：「茅屋之勝瓦，全在風雨無聲，陰晴一致。此語未經人道，又被笠翁拈出。」
王節安評：「直到極處。」

(7) 〈憶秦娥〉（離家第一夜）之一（頁 420）

秋聲攪，夜長容易催人老。催人老。終年獨宿，自無煩惱。
不堪身似初分鳥。淒涼倍覺歡娛好。歡娛好。昨愁不夜，今愁不曉。
許竹隱曰：「『昨愁不夜，今愁不曉』，才是第一夜語，非情至者不能道。」
汪舟次評：「今愁從昨歡形出，故最難堪；尋常語，合拈便自新絕。」
曹秋岳評：「詞以真為極則，真者耐人尋味，詩文皆然。」
王望如評：「別離真境，寫得痛快淋漓。」

(8) 〈虞美人〉（問情）之一（以下兩詞，見頁 437）

不知情是何人造。沁骨彌心竅。當年作俑豈無人。好倩閻羅天子、代勾魂。
問他人各分男婦。何用心相顧。些兒孽障古傳今。那得繡針十斛、刺他心。
馮青士曰：「天下人多事，因為多情，然無情不成世界。笠翁欲以繡針十斛刺作俑者之心，吾恐作俑者不受，反以分給天下有情人，作詞者亦難自保。未免作法自斃，奈何！」

之二（問愁）

愁來愁來吾詢汝。誰是伊行祖。好將萌蘖訴當年。為甚無端忽起、欲爐煎。
雖云人自生煩惱。也為愁魔攪。必求上帝鏟愁根。不使昏沉白日、老乾坤。
余霽岩評：「問情問愁，題新而想別。然非此絕妙好辭，烏足以稱！懸揣笠翁握筆時，一有是題，即有是詞；詞自來作笠翁，非笠翁往作詞也。」

(9) 〈釵頭鳳〉（初見）（以下兩詞，見 447-448）

郎心幻。風流慣。初來未許將人看。屏風塞。紗窗隔。中庭端坐，茶湯羞吃。客。客。客。
才窺見。神情變。眼光直射如飛電。明相揖。私相識。虧人不見，贊聲難得。賊。賊。賊。

之二（初交）

佳人美。花初蕊。愛郎情淡如秋水。初交日。賠雙膝。求他相與，便歡為泣。不。不。不。成親矣。重提起。問他可覺芳心悔。口雖默。眼丟色。拈花簪鬢，點翻妝額。忒。忒。忒。胡彥遠評：「此必作者少年場實是，非賊口親招，不能盡此狡獪。」

范文白評：「彥遠批評，可謂老吏斷獄。」

顧梁汾評：「忽而意中，忽而意外」

(10) 〈醉春風〉（良時閨怨六首·中秋）之五（頁453）

怕遇團圓節。強把珠簾揭。中秋偏我不中秋，缺缺缺。一只愁杯，兩條寒箸，伴人孤子。未食先愁咽。未飲先教撤。知他今夜可淒涼，月月月。照得分明，與誰同飲，對儂輕說。朱其恭評：「孤子從杯箸中看出，愈淺愈深。」

鄭彰魯評：「『一只愁杯，兩條寒箸』，八字傷心，不忍多讀，然又不能不讀。」

自上揭詞例，可見評點之形成，可分為評單闋，如〈賀新郎〉、〈醜奴兒令〉、〈憶秦娥〉、〈虞美人〉等，即是其例；評整體聯章詞（或詞組），如〈花非花〉、〈竹枝〉、〈河滿子〉、〈減字木蘭花〉、〈釵頭鳳〉、〈醉春風〉等，即是其例。此中評聯章詞（或詞組）者，又有評全體及就某（幾）闋詞點評之現象，如所舉〈河滿子〉詞，吳偉業僅就第四闋點評，余霽岩則總評四闋詞。另有一人評一闋及多人評一闋之現象，前者如尤侗點評〈賀聖朝引〉，後者如許虬、汪楫、曹溶、王望如四人同評〈憶秦娥〉，即是其例。

至論評點之內涵，亦繁富多樣，歸納言之，有下列緒端：

(1) 評點詞句

如〈竹枝〉：「自是淡人濃不得」句，吳偉業評云：「讀之三日口香」；〈河滿子〉之四：「素靄每從歌口出」句，吳偉業評云：「寒時吐氣，有如白虹，常事也，卻未經人道」；〈憶秦娥〉：「歡娛好。昨愁不夜，今愁不曉」，許虬評云：「才是第一夜語，非情至者不能道。」汪楫評云：「今愁從昨歡形出，故最難堪；尋常語，合拈便自新絕」；〈醉春風〉：「一只愁杯，兩條寒箸，伴人孤子」，朱其恭評云：「孤子從杯箸中看出，愈淺愈深」；鄭彰魯評云：「八字傷心，不忍多讀，然又不能不讀。」

(2) 點明承襲

如〈花非花〉之二，毛先舒評云：「從《楚辭·九歌》著作脫胎」；〈河滿子〉四闋，余霽岩評云：「四幅仕女圖，皆從虛字中畫出。如『易來』、『難得』、『慣謔』、『偽作』、『能令』、『每從』等字，悉是蘇公描影手。」按：此評亦涉章法，不止點明承襲而已。

(3) 評點章法

如〈賀聖朝〉，尤侗之評；〈醜奴兒令〉，何省齋、黃无傲之評；〈減字木蘭花〉之一，何省齋之評；〈虞美人〉，余霽岩之評；〈釵頭鳳〉，顧貞觀之評，皆是其例。

(4) 評點內容

〈花非花〉之四，顧貞觀稱頌其內容「石破天驚，得未曾有」；〈減字木蘭花〉之二，陸圻之評，不僅道出此詞寫盡「茅屋之勝瓦」，對詞中「風雨酣眠夜不嘩」句，亦稱道不已！又如〈虞美人〉，馮青士之評；〈釵頭鳳〉之二，胡介之評，亦是其例。

(5) 評點風格

如〈減字木蘭花〉之二，王槩以「直到極處」論之；〈憶秦娥〉詞，曹溶及王望如，並以「真」論之，且稱「真者耐人尋味」、「寫得淋漓痛快」，皆涉風格言之也。

(6) 評其他評點者觀點

此現象較少見，然〈釵頭鳳〉之二，胡介針對其內容評云：「此必作者少年場實是，非賊口親招，不能盡此狡獪。」范文白睹胡介之評，深然其言，遂評云：「可謂老吏斷獄」，此即評點者互評之例。

2. 左輔

左輔詞名《念宛齋詞鈔》，計有黃景仁（字仲則，1749-1783）、邵體遠、憚敬（字簡堂，1761-1821）、錢夢蘭（字季重，一字黃山，?-1821）、莊宇遠（字印山，1755-1812）、王綬（字介堂）、顧翊（蘭厓）、錢維喬（字竹初，1739-1806）、張錦芳（1747-1792，號藥房）、趙懷玉（字億孫，1747-1823）、劉思恩（字蓉溪，生卒不詳）、吳堦（字次升，1757-1821）、張惠言（字皋文，1761-1802）、楊夢符（字六士）、王甌（字瑤舟，生卒不詳；另王巘亦字瑤舟，俟考）、陳遠（字吉甫）（另陳柄德、陳濟之亦字吉甫，俟考）、洪亮吉（字稚存，1746-1809）、管世銓（字平山，生卒不詳）、趙沅如、張翊（後改名張琦，立山，1764-1833）、丁履恒（字道久，1770-1831）、白采（字念舟，生卒不詳）、吳金門等人評點⁴⁶，亦舉十例析論如次；由於左輔詞集未見新式標點本，故悉依《清代詩文集彙編》本，標示頁碼：

(1) 〈滿庭芳〉（聞雁）（頁 345）

刮地商飈，漫天霜氣，無邊掉下離聲。故鄉初別，辛苦最關情。多少高樓思婦，齊回首、萬里邊城。渾不顧，此間有客，愁坐已三更。聽聽。難消受，如年長夜，似豆青燈。問蘆花住穩，底苦宵征。一片吳雲叫斷，還攪入、閣外風鈴。愁成陣，推窗試望，歷歷見寒星。

黃仲則云：「有味其言。」又云：「人生真悔輕離別。」

⁴⁶ 凡評點者，筆者均盡力標示其字號、生卒年，然明、清文人之資料，畢竟晚出，查尋不易；苟未得之，僅能付之闕如。因之行文之際，不免本名、字號並行，尚祈讀者宥諒。

(2) 〈疏影〉(錢秀才黃山自貌女裝，題曰「春風鬢影圖」，為度此曲。)(頁 345-346)

春寒風靡，有美人斂袂，日莫孤倚。憶昔相逢，華彩如英，風流自厭羅綺。年來雙鬢吹難綠，料金屋、安排無意。拚此身、化做巫雲，搖盪楚江煙水。或者湘纍未死，慕他善窈窕，與採芳芷。嫋嫋秋風，江上愁予，又恐呼之不起。歸來依舊尋花住，問雙燕、可來花底。有阿誰、未味平生，竝入女羅煙裏。

惲簡堂云：「沈痛語，抑何窈媚。」

莊印山云：「知己無人疑謗，叢作讀之傷懷。」

(3) 〈念奴嬌〉(登金山寺塔)(頁 346)

江山到此，是溟關天塹，鯨吐鼇暗。萬古峨嵋流不極，力障狂瀾誰任。日浴龜鼉，蜃開樓閣，水氣全城浸。孫吳霸業，幾番豪土爭鬪。當日鐵馬金戈，雲飛風起，滿地塵沙慘。桂殿蘭宮歌舞歇，只有濤聲到枕。北固斜陽，南徐夜火，照得淒涼甚。銷愁無計，阿誰共我狂飲。

王介堂云：「慷慨悲歌，唾壺擊缺，直欲馳驟蘇、辛。」

(4) 〈金縷曲〉(過江州寄內)(頁 347)

江上憑傳訊。最傷心、衰寒門戶，黃楊厄閫。兄弟中州歸未得，老僕膺門都盡。更無有、期功強近。黽勉昏朝惟累汝，更兒曹嬌慣須知訓。毋憶我，惹離恨。別來朔雪頻吹鬢。過江州、帆竿晴日，才舒眼困。裘敝尚堪溫骨冷，不怕霜嚴風緊。喜餐食、竭來差進。好向爺孃靈幄裏，敬焚香告道兒安穩。無多囑，淚頻拭。

蘭崖云：「樸質沈鬱，與梁汾『季子平安否』二闋竝傳。」⁴⁷

劉蓉溪云：「較蓼莪之詩加倍酸楚，寧忍讀之。」

(5) 〈洞庭春色〉(登黃鶴樓)(頁 347)

試上層樓，江山千里，都在危欄。看襄樊煙火，近連許鄧，荊宜雲水，遙控巴蠻。擾擾百年，豪傑盡歎，江漢何嘗到海難。空延想，對漢陽晴樹，鄂渚驚瀾。 曉曉費

⁴⁷ 顧貞觀(1637-1714)〈金縷曲〉之一：「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擇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彀。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兄懷袖。」之二：「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只看杜陵窮瘦。曾不減、夜郎僂僂。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為兄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催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繕行戍策，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見註 8，冊 12，頁 7123-7124。

荀往跡。(樓之原始,吳沖之先生主荀叔璋,朱石君先生主費文禕,各有碑記於樓後北榭)誰曾見、黃鶴宵還。只魂經招些,精靈越盪,臺皆入夢,雲雨都頑。我上此樓疑不破,把芳草斜陽舊句刪。須珍重,有人民城郭,子細看看。

張臯文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要是有學問有襟袍,豈同詞人流覽嘯咏景物而已!讀仲甫此詞知之。」

(6) 〈真珠簾〉(花朝春分,時過涪陵。)(頁 348)

愁中草草年光過。劃春風、一半和花濃作。花盡如雲,界得幾重山破。多少春人花裏住,誰肯撇、家山如我。無那。與尋巢燕子,商量歸可。說是人歸真個,者盈盈江水,誰催離舸。天遠莫愁春,恐春愁還大。春與愁人同作客,已消受、冷煙寒火。摧挫。同此江東下,知他歸麼。

簡堂云:「艷澀如巫靈笑雨。」

陳吉甫云:「幽咽杳眇,令人愁思無極。」

(7) 〈綺羅香〉(觀劇)(頁 348)

客裏悲秋,誰能作達,且覓酒盃消遣。小部笙歌,吹落清商一片。只鄉關、夢裏難尋,算兒女、尊前猶見。到三更、客散華筵。秋燈翠燭翦寒焰。當年徧趁權場,歎雲階月地,霎時都變。錦瑟絃中,不是春風人面。臥紙帳、退院閒僧,掠斜陽、辭家秋燕。笑羣兒、結束登場,底苦逞嬌倩。

六士云:「哀感幽咽,令人傷懷。」

洪稚存云:「淒絕。」

(8) 〈滿江紅〉(榆錢,和憚簡堂作)(頁 348-349)

滿地輕圓,不道竟、買春無力。曾覓徧、條條深巷,草青煙碧。也恨飄零難自主,儘教墮落無人惜。與柳絲、一樣認前身,輕拋擲。禁不住,鶯兒舌。襯不盡,鶻兒血。立街心半晌,掃開重積。風院都無花一片,晴霄空裊絲千尺。只幾家、燕子語呢喃,愁難說。

臯文云:「此與〈疎影〉、〈暗香〉三闕,仲甫傷己酉之不遇而作,憚簡堂〈阮郎歸〉蝴蝶詞亦此意。」⁴⁸

⁴⁸ 憚敬(1757-1817)〈阮郎歸〉(畫胡蝶)凡六闕,之一:「亭亭天與宓妃腰。雌雄一樣描。雙魂如縷恐驚搖。曉來風露饒。吹乍散,玉人簫。香叢影亂飄。游絲難畫可憐朝。粉痕看漸消。」之二:「少年白騎放驕愁。踏青三月三。歸來未到捉紅蠶。化蛾真不甘。江橘葉,一分含。那防仙姬探。雙雙鳳子出花龕。繭兒風太酣。」之三:「輕須薄翼不禁風。教花扶着儂。一枝又逐月痕空。」

蘭崖云：「榆錢諸闕，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原不是《蕢洲漁笛譜》，僅備詠物一格也。」⁴⁹

(9) 〈蘇幕遮〉(頁 349)

玉波寒，羅袂溼。怕上高樓，悄竝秋花立。衣蝶香銷簫鳳澀。好夢都闌，鬢影風吹急。悄難言，愁不歇。此意沈吟，畢竟和誰說。要識阿儂心曲折。除向迴廊，看取闌干月。泉文云：「空谷佳人，春寒袖薄，近高樓而屏跡，託皎月似明心，何等志品。」

(10) 〈六么〉(繡毬)(頁 352)

梨花過也，柳絮又看舞。阿誰滴珠團粉，端正倚妝戶。說是春魂易斷，金屋嬌無主。冷煙飛處。句來明月，要共春人夜深語。前夜丁香細結，密意畱將住。今夜晴雪成堆，任意開將去。準待屏風十二，好夢深深與。也無心緒。哀絲豪竹，只有團團舊情訴。

吳金門云：「音節清越，情思纏綿，極似白石詠梅諸作。」⁵⁰

以上係左輔《念宛齋詞鈔》評點之實例，歸納其內容，可知評點者所側重之方向有三：

(1) 評點風格：

諸家評語中，所謂「慷慨悲歌」、「質樸沈鬱」、「豔澀」、「幽咽杳眇」、「淒絕」、「音節清越」、「情思纏綿」等，皆就風格論之也。

(2) 評點內容

如黃景仁之評〈滿庭花〉，莊宇達之評〈疏影〉，劉思恩之評〈金縷曲〉，張惠言之評〈洞庭春色〉、〈滿江紅〉及〈蘇幕遮〉，顧翹之評〈滿江紅〉，皆是其例。

(3) 綜合評點

都來幾日中。曾有伴，去無蹤。闌前種豆紅。蜜官隊裏且從容。問心同不同。」之四：「拗花人影過雙鬢。玉釵飛上寒。開簾瞥見轉擘環。放簾山外山。人去後，影空闌。花英分是單。天風吹下亂紅間。羅浮夢未還。」之五：「江南風暖草初齊。花迷蝶不迷。尋芳攬過海棠西。簷前紅日低。三兩點，向人飛。林間積漸稀。莫隨柳絮浣香泥。蝶歸花不歸。」之六：「心情不耐月兒青。輸他深夜螢。竹間香霧幾曾停。飛來三兩星。穿繡檻，度銀屏。階前路慣經。輕輕不礙護花鈴。阿奴枝上聽。」見註 10，冊 14，頁 7842-7843。

⁴⁹ 《蕢洲漁笛譜》為周密詞集，所錄詠物詞，多屬婉約、審音協律之作，而內容空洞。此處意謂左輔詠物詞，別有懷抱，自不同於周作。

⁵⁰ 姜夔《白石詞》中，詠梅之作幾佔三分之一，此中若〈暗香〉、〈疏影〉等詞（出處見註 38），張炎《詞源·雜論》譽之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立新意，真為絕唱。」（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社公司，1988 年），冊 1，頁 266）其特色正在「音節清越，情思纏綿，故吳金門取之為喻。

係指就內容、風格等，予以綜合評點。如惲敬評〈疏影〉云：「沈痛語，抑何窈媚」，既道其詞「沈痛」，又稱其風格「窈媚」。又如顧翊評〈金縷曲〉云：「樸質沈鬱，與梁汾『季子平安否』二闕竝傳」，既稱其風格「樸質沈鬱」，又道此詞書寫「寄內」感念之內容，足與清聖祖十五年（1676）顧貞觀所填兩闕搭救好友之〈金縷曲〉並傳於世。該兩闕係寫呈納蘭性德，求其搭救清世祖順治十四年（1657），因科舉考場作弊案受牽連，被謫戍寧古塔（今黑龍江寧安縣）之好友吳兆騫（字漢槎，1631-1684）⁵¹，情深知己，教人動容不已！以此類推，陳吉甫之評〈真珠簾〉，楊夢符之評〈綺羅香〉，吳金門之評〈六么〉，亦是其例。

四、校勘之價值——以清代王昶詞集序跋為例

《清代詩文集彙編》尚收錄不少詞集序跋，筆者試取之與《詞集序跋萃編》所錄同序跋對校，發現此中頗有文字出入之現象，殊值提供研究者取捨。茲以王昶詞集序跋為例，舉兩序表列比對如次：

詞集序跋比對情形一覽表

《清代詩文集彙編》	《詞集序跋萃編》
<p>王昶〈琴畫樓詞鈔·自序〉⁵²</p> <p>文章之變，日出不窮，詩四言變而之五言，又變而之七言古詩，繼又變而為五七言律體及於絕句。唐之末造，詩人間以其餘音綺語，變為填詞。北宋之季，演為長調，變愈甚，遂不能復合於詩。故詞至白石、碧山、玉田，與詩分茅設蔭，各極其工，非嗜古愛博、性情蕭曠之士，孰能幾於此？然自元明來三四百年往往以詩為詞，羸力嫫褻之氣乘之，不復能如南宋之舊。而宋末詩人於社稷滄桑之故，江湖萍梗之意，隱然見於言外。豈非變而復於正，與騷雅無殊者歟？國初竹垞、秋錦諸公出，刊《浙西六家詞》，世稱雅正。而如錢葆汾、魏禹平、屠漣水諸家，散佚頗眾，識者猶以為恨焉。</p>	<p>王昶〈琴畫樓詞鈔·序〉⁵³</p> <p>文章之變，日出不窮，詩四言變而之五言，又變而之七言古詩，繼又變而為五七言律體及於絕句。唐之末造，詩人間以其餘音綺語，變為填詞。北宋之季，演為長調，變愈甚，遂不能復合於詩。然詞至白石、碧山、玉田，與詩分茅設蔭，各極其工，非嗜古愛博、性情蕭曠之士，孰能幾於此？且宋末詩人，於社稷滄桑之故，江湖萍梗之思，微婉頓挫，隱然見於言外。蓋變而復於正，豈非騷雅之流別歟？有明三百餘年，率以《花間》、《草堂》為宗，粗厲嫫褻之氣乘之，不能如南宋之舊。惟國初竹垞、秋錦諸公出，刊《浙西六家詞》，世稱雅正。而如錢葆汾、魏禹平、屠漣水諸家，散佚頗眾，識者猶以為恨焉。</p>

⁵¹ 參夏承燾、張璋編選：《金元明清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頁441-443、頁465-468。

⁵² 清·王昶：《春融堂集·琴畫樓詞鈔》，同註12，冊358，頁418。

⁵³ 同註18，卷9，頁738。

<p>余少好倚聲，壬申、癸酉間，寓朱氏蘋華水閣，益研練於四聲二十八調，海內知交，以詞投贈者甚夥。歷今二十餘年，積置篋衍。新涼，官事稍暇，汰其粗厲燥褻者，存二十五家，曰《琴畫婁詞鈔》。此其人皆嗜古愛博，性情蕭曠，與余稱江湖舊侶。其守律也嚴，取才也雅，蓋白石、玉田、碧山之繼別，由是可以考文章之變，而五十年間詞家略備於此。後之論者，藉以見詞學之盛，而不復以散佚為恨也，豈不善哉？余多病，將乞身歸吳淞，持是卷於孤烟蘆雪間，予倡汝和，或有善繼其聲者，尚當續輯而行之。</p>	<p>余少好倚聲，壬申、癸酉間，寓朱氏蘋華水閣，益研練於四聲二十八調，海內知交，以詞投贈者甚夥。歷今二十餘年，積置篋衍。新涼，官事稍暇，汰其粗厲燥褻者，存二十五家，曰《琴畫婁詞鈔》。此其人皆嗜古愛博，性情蕭曠，與余稱江湖舊侶。其守律也嚴，取才也雅，蓋白石、玉田、碧山之繼別，而五十年間詞家略備於此。其零章和作，又取以附各調之後。後之論者，由此考文章之變，而不復以散佚為恨也，豈不善哉？余多病，將乞身歸吳淞，持是卷於孤烟蘆雪間，予倡汝和，或有善繼其聲者，尚當續輯而行之。乾隆戊戌，中秋後二日，青浦王昶書於關中寶慈齋官署。</p>
<p>王昶〈詞雅·序〉⁵⁴</p> <p>秦漢以前，文之有韻者，或稱詩騷，或稱歌；屈子《離騷》，後世稱《楚辭》，而班固《藝文》入於賦類。唐宋間乃取詩句之長短者，強別為詞，而皆昧其所自。夫詞之所以貴者，蓋詩三百篇之遺也。國初詞人輩出，其始猶沿明之舊，及竹垞太史甄選《詞綜》，斥淫哇，刪浮俗，取宋季姜夔、張炎諸詞，以為規範。由是江浙詞人繼之，蔚然躋於南宋之盛。迄今又百餘年，諸家所作，既多散佚不可考，而其前所傳若毛先舒《詞譜》、沈雄《詞話》、鄒祇謨、聶晉諸選，仍不出《花間》、《草堂》柔曼淫哇之習，是以為世儒所輕。蓋辭本於詩，詩合於樂，三百篇皆可被之弦歌。騷辨而降，漢之郊祀、鏡歌，無不然者。齊梁拘以四聲，漸啟五七言律體，不能協於管弦。故終唐之世，自絕句外，其餘各體皆非伶人所習，是離詩與樂而二之矣。盛唐後，詞調興焉，北宋遂隸大晟樂府，由是詞復合於樂。故曰：辭，三百篇之遺也。然風雅正變，王者之迹，作者多名卿大夫、莊人正士，而柳永、周邦彥輩，不免雜於俳優。後惟姜夔、張炎諸人，以高賢志士，放迹江湖，其旨遠，其詞文，托物比興，因時傷事，即酒食遊戲，無不有《黍離》周道之感。與《詩》異曲而同其工。且清婉窈眇，言者無罪，聽者淚落，有如陸氏文奎所云者。為三百篇之苗裔，無可</p>	<p>王昶〈詞雅·序〉⁵⁵</p> <p>秦漢以前，文之有韻者，或稱詩騷，或稱賦；屈子《離騷》，後世稱《楚辭》，而班固《藝文》入於賦類。唐宋間乃取詩句之長短者，強別為詞，而昧其所自出。詞之所以貴者，蓋詩三百篇之遺也。國初詞人輩出，其始猶沿明之舊，及竹垞太史甄選《詞綜》，斥淫哇，刪浮偽，取宋季姜夔、張炎諸詞，以為規範。由是江浙詞人繼之，扶輪成蓋，蔚然躋於南宋之盛。迄今又百餘年，諸家所作，或多散佚而不可考，其前所傳若毛先舒《詞譜》、沈雄《詞話》、鄒祇謨、聶晉諸選，仍不出《花間》、《草堂》之習，是以辭之為藝益卑。蓋辭本於詩，詩合於樂，三百篇皆可被之弦歌。孔穎達《正義》折而陳之：自二字為句，至七八字，長短句所由昉也。人聲陽陰清濁不齊，達於文者，因有抑揚、抗墮、高下、長短之互異，騷辨而降，漢之郊祀、鏡歌，無不然者。當塗、典午，多為五言，齊梁拘以四聲，漸啟五七言律體，不能協於管弦。故終唐之世，自絕句外，其餘各體皆不習於伶人，是離詩與樂而二之矣。盛唐後，詞調興焉，北宋遂隸大晟樂府，由是詞復合於樂。故曰：辭，三百篇之遺也。然風雅正變，王者之迹，作者多名卿大夫、莊人正士，而柳永、周邦彥輩，不免雜於俳優。後惟姜夔、張炎諸人，以高賢志士，放迹江湖，其旨遠，其詞文，托</p>

⁵⁴ 清·王昶：《春融堂集·詞雅自序》，同註12，冊358，頁417-418。

⁵⁵ 同註18，卷9，頁789-790。

<p>疑也。為經史之學者，既無暇覃研即此，而才華自喜者，終囿於《尊前》、《草堂》，是以諸家所作，多任其散佚，而莫之省也。華亭姚子葑汀負竊才，偕其友汪子書年、張子坤厚、金冶，撰《詞雅》一書，宗宋而祧明，輯百餘年來諸家之作，以續竹垞之後，其功甚偉。殺青過半，未竟而姚子歿。吾友汪君秀峰，續成而梓之，問序於予。予竊嘆辭之行世千餘年矣，未有之其所自來與其所可貴，故舉詩樂之源流，以長短句而序三百篇者如此，冠之於簡，諗諸當世之詞人，斯亦竹垞太史所未發之旨也。</p>	<p>物比興，因時喪事，即酒食遊戲，無不有《黍離》周道之感，《蒹葭》周禮之思。與《詩》異曲而同其工。且清婉窈眇，言者無罪，聽者淚落，有如陸氏文奎所云者。其為三百篇之苗裔，無可疑也。為經史之學者，既無暇覃研即此，而才華自喜者，終囿於《尊前》、《草堂》，是以諸家所作，多任其散佚，而莫之著也。華亭姚子葑汀負竊才，偕其友汪子秋白、張子悔堂、遠春等，撰《詞雅》一書，宗宋而祧明，輯百餘年來諸家之作，以續竹垞之後，其功甚偉。殺青過半，未竟而歿。吾友汪君秀峰，工詩文，擅著述，續成而梓之，問序於予。予竊嘆辭之行世千餘年矣，未有之其所自來與其所可貴，故舉詩樂之源流，以長短句而序三百篇者如此，刻之於簡，諗諸當世之詞人，斯亦竹垞太史所未發之旨也。嘉慶三年八月</p>
---	--

以上兩序，均為王昶所作，一為《琴畫樓詞鈔》自序，一為王昶替姚葑汀《國朝詞雅》所作之序。就前者言之，關鍵之差異有二：一在「然自元明來……與騷雅無殊者歟」一段，《清代詩文集彙編》係以朝代為序論風尚，並感慨元明詞壇「以清為詞，麤力媒褻之氣乘之」，而後回溯宋末詩人能轉「變」歸「正」，感歎「有明三百餘年，率以《花間》、《草堂》為宗，粗厲媒褻之氣乘之，不能如南宋之舊」，章法布局顯較井然有序。二在文末，《詞籍序跋萃編》附有「乾隆戊戌，中秋後二日，青浦王昶書於關中寶慈齋官署」一段文字，記載此序係作於清高宗乾隆 43 年（1778）中秋後二日，時王昶刻居關中。

就後者言之，關鍵之差異亦有二：一在論「辭本於詩，詩合於樂，三百篇皆可被之弦歌」之後，《詞籍序跋萃編》多出「孔穎達《正義》」一段，以引證方式，說明「三百篇皆可被之弦歌」，自較《清代詩文集彙編》本周到。一於《國朝詞雅》編者姚葑汀外，復提及汪大經（字書年，號秋白）、張興載（字坤厚，號悔堂）、張興鏞（字金冶，一字遠春）三人；然《清代詩文集彙編》係用其字，《詞籍序跋萃編》則用其號或別字，致有些許差異。

五、結語

總之，《清代詩文集彙編》800 冊，對全清詞與清代詞學批評資料之補輯，均極具價值。就前者言，本文已就《清詞別集百三十四種》、《全清詞·順康卷》、《全清詞·順康卷

補編》、《全清詞·雍乾卷》、《清詞珍本叢刊》、《全明詞》、《全明詞補編》等書所未收，而見錄於《清代詩文集彙編》之詞人，予以表列統計，計得 48 人，詞篇 2393 闕，足供學者按圖索驥，裨益研究。就後者言，本文亦就施蟄存《詞籍序跋萃編》、筆者與學棣趙福勇所編《清代論詞絕句初編》所未收之詞籍序跋與論詞詩，以及迄今未見刊行之論詞長短句（詞），各舉數例予以析論，以見此方面之資料，猶待學者進一步蒐輯，俾擴大詞學批評資料之運用。此外，此彙編所收錄之資料，亦具提供校勘之價值。如本文所舉王昶〈琴畫樓詞鈔·自序〉、〈詞雅·序〉，與刊行同詞序對校，即見不少文字之差異，殊值學者留意。

末者，筆者欲再度強調，《清代詩文集彙編》800 冊，雖稱皇皇巨編，亦不過佔所蒐清人四萬餘種詩文集之十分之一。因之此中總集未收而有單行本行世者，仍宜留心蒐輯，雖屬披沙揀金，實亦不無小補。如清·沈世良（字伯眉，1823-1860）《小摩圍閣詞鈔》，即未見任何總集採錄，然其中載有〈洞仙歌〉（題王碧山花外集後用山中白雲詞中觀花外集有感韻）、〈金縷曲〉（題陳迦陵湖海樓詞集後）⁵⁶，皆屬論詞長短句，端賴學者留心輯之。即便印行總集中已著錄之詞集，取之與其他版本相比較，仍可見箇中差異。如《全清詞·順康卷》所收陳聶恒詞作凡 297 闕，係輯自《栩園詞棄稿》。然比對聶先、曾王孫編《名家詞鈔》所收《栩園詞》⁵⁷，發現此中有 26 闕皆為《全清詞·順康卷》失收之作，即是一例。次就朱祖謀《國朝湖州詞錄》⁵⁸卷一、卷二所收順、康、雍、乾詞人之作品，與刊行總集相比較，亦見漏收情形，列舉如次：

卷一：

- （一）《順康卷》、《順康卷補編》漏收董漢策〈一斛珠〉一闕。
- （二）《順康卷》、《順康卷補編》漏收鄭元慶〈菩薩蠻·閨怨集句〉、〈減字木蘭花·宮怨集句〉、〈蹋莎美人〉三闕。
- （三）《順康卷》、《順康卷補編》漏收潘世暹〈念奴嬌·獨坐湖心亭〉、〈浣溪沙·席上聞箏〉、〈浣溪沙·觀荷〉、〈拜星月慢〉、〈醉春風〉、〈行香子·望湖亭晚歸〉六闕。
- （四）《順康卷》、《順康卷補編》漏收吳啟袞〈多麗·錦泉先生招遊北湖即席〉一闕。
- （五）《順康卷》、《順康卷補編》漏收吳紹曾〈步蟾宮·糖橋紀事〉一闕。

⁵⁶ 清·沈世良：《小摩圍閣詞鈔》（香港：崇文書店，1972年，《廣東文獻專輯之七》），頁9、43。

⁵⁷ 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第45-46冊；《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集部·詞類〉，第1721-1722冊。

⁵⁸ 清·朱祖謀：《國朝湖州詞錄》，見錄於《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集部〉第162冊。

卷二：

- (一)《順康卷補編》收錄宋維藩詞七闕(冊4,頁2355),《國朝湖州詞錄》所收,可再補〈錦堂春慢·弋陽舟次〉、〈菩薩蠻〉、〈蝶戀花〉、〈虞美人〉、〈探春慢〉、〈八歸·東坡云:「歲云暮矣,風雪淒然,時於此中得少佳趣。」別家既一年,適吟白石道人自石湖回苕溪諸詩,悵然賦此〉、〈探春慢·訪梅於城外之玉皇閣,苔梅初放,嫣然可愛,歸折一枝率賦〉、〈小重山〉、〈虞美人〉、〈澡蘭香·端陽風雨〉、〈渡江雲·花朝前一日〉等十一闕。
- (二)《雍乾卷》漏收高文照〈天仙子〉、〈柳梢青〉、〈長相思〉三闕。
- (三)《雍乾卷》漏收邢汝仁〈行香子·尋春〉一闕。
- (四)《雍乾卷》漏收嚴鼎臣〈滴滴金·奇色牡丹〉、〈采桑子·石溪〉、〈攤破浣溪沙·百花洲〉、〈踏莎行·翠微麓〉四闕。
- (五)《雍乾卷》漏收章光曾〈木蘭花慢·泊大通驛〉、〈望江南〉四首、〈南鄉子·相思鳥〉等,凡六闕。
- (六)《雍乾卷》漏收張師誠〈念奴嬌·贈湯友琴〉、〈賀新郎·友人贈龍泉〉二闕。
- (七)《雍乾卷》漏收葉紹棿〈風入松〉、〈綺羅香·題胡硯農觀察《吳門卻扇圖》,即送之任蜀中〉、〈長亭怨·紙鳶〉、〈賀新郎〉四闕。⁵⁹

要之,《全清詞》之輯補、出版,誠屬不易。而《清代詩文集彙編》800冊之出版,雖以「詩文集」命名,然箇中所錄,實包含詞篇。經筆者以順、康、雍、乾四朝為界,即輯得刊行總集未收48人,2393闕作品,要皆見於470冊以前。至若其他330冊詩文集所錄詞集,苟能比照整理出版,其有助於研究者取資,自無庸贅言。亦唯有詩文集不斷面世,箇中論詞之資料,包含詞話、詞集序跋、論詞詩、論詞長短句、詞篇評點等,方能逐一檢錄,豐富詞學批評之材料,此即本文撰寫之最終目的,願詞學研究者共勉焉。

⁵⁹ 本段資料均賴學棣陳建男所提供,建男刻就讀於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為博士候選人,撰有《〈全清詞·順康卷〉陳鼎恆輯補》,將刊登於《書目季刊》48卷第1期。

徵引文獻

古籍

- 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唐宋史料筆記》本）。
- 宋·姜夔著，黃兆漢評注：《姜白石詞評注》（臺北：臺灣世界書局，1998年）。
- 宋·秦觀著，徐培均校注：《淮海居士長短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宋詞別集叢刊本》）。
- 宋·張炎：《詞源》，見錄於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
-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臺北：廣文書局，1968年）。
- 宋·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 清·王士禛：《花草蒙拾》，見錄於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
- 清·王昶：《春融堂集》，收錄於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清·左輔：《念宛齋詞鈔》，收錄於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清·朱祖謀：《國朝湖州詞錄》，收錄於《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
- 清·朱彝尊著、李富孫注：《曝書亭集詞注》（臺北：廣文書局，1978年）。
- 清·李漁著、吳戰壘點校：《李漁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 清·李漁著、馬漢茂輯：《李漁全集》（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
- 清·沈世良：《小摩圍閣詞鈔》（香港：崇文書店，1972年，《廣東文獻專輯之七》）。
- 清·周濟：《宋四家詞選》，見錄於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
- 清·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見錄於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

近人論著

- 丁鵬：〈《全清詞·順康卷》失收查昇詞輯補〉，《嘉興學院學報》第24卷第5期（2012年9月），頁9-22。

- 丁鵬：〈《全清詞·順康卷》漏收秦道然詞輯補〉，《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第 11 卷第 11 期（2012 年 11 月），頁 59-67。
- 丁鵬：〈《全清詞·順康卷補編》續補 94 首〉，《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3 期（2012 年），頁 34-39。
- 王兆鵬：〈《全清詞·順康卷》前 5 冊漏收詞補目〉，《中山大學學報》2006 年第 1 期（2006 年），頁 23-26、頁 124-125。
- 王偉勇、趙福勇編撰：《清代論詞絕句初編》（臺北：里仁書局，2010 年）。
- 王偉勇：〈兩宋「論詞詩」及「論詞長短句」之價值〉，《成大中文學報》第 38 期（2012 年 9 月），頁 43-66。
-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年）。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輯委員會主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書社，2001 年）。
- * 全清詞編纂研究室主編：《全清詞·順康卷》（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 吳宏一：《清代詞學四論·常州派詞家年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年）。
- 吳豔玲：〈《全清詞·順康卷》黃生詞補輯〉，《紹興文理學院學報》第 31 卷第 6 期（2011 年 11 月），頁 40-44。
- 李保陽：〈《全清詞·順康卷補編》拾遺〉，《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9 年第 6 期（2009 年 11 月），頁 64-66。
- 汪孔豐：〈《全清詞》漏收潘江詞輯考〉，《語文知識》2011 年第 1 期（2011 年），頁 6-7。
- 周明初、葉擘主編：《全明詞補編》（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 年）。
- * 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
- * 唐圭璋主編：《全金元詞》（臺北：洪氏出版社，1980 年）。
- 徐楓：《嘉道年間的常州詞派·「宛鄰」詞人群傳論》（臺北：雲龍出版社，2002 年）。
- * 唐圭璋主編：《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年）。
- * 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 夏承燾、張璋編選：《金元明清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年）。
- 馬興榮、吳熊和、曹濟平主編：《中國詞學大辭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年）。
- *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 張宏生主編：《全清詞·順康卷補編》（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
- * 張宏生主編：《全清詞·雍乾卷》（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
- 張宏生主編：《清詞珍本叢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年）。
- 陸勇強：《陳維崧年譜》（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6 年）。
- * 楊家駱主編：《清詞別集百三十四種》（臺北：鼎文書局，1976 年）。
- 鄭繼猛：〈《全清詞順康卷補編》補遺 48 首〉，《安康學院學報》第 22 卷第 4 期（2010 年 8 月），頁 11-14。
- 蘇淑芬：《湖海樓詞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5 年）。
- * 饒宗頤初纂，張璋總纂：《全明詞》（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主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說明：徵引文獻前標示 * 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ompilation Research Laboratory Of Quan Qing Ci, edit. *Quan Qing Ci- Shun Kang Volum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2.
- National Qing History edited committee, edit. *Compilation of Qing Dynasty Poetry*.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ress, 2010.
- Peking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edit. *Quan Song Poetr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1.
- Rao, Zong-yi & Zhang, Zhang, edit. *Quan Ming C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4.
- Shi, Zhe-cun edit. *The Collections of the Prefaces and Epilogues of Ci*.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1994.
- Tang, Qui-zhang, edit. *The Collections of Ci Hua*. Taipei: Xinwenfeng Press, 1988.
- Tang, Qui-zhang, edit. *Quan Jin Ci and Quan Yuan Ci*. Taipei: Hongshih Press, 1980.
- Tang, Qui-zhang & Wang, Zhong-wen & Kong, Fan-li, edit. *Quan Song C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5.
- Yang, Jia-luo, edit. *134 Kinds of Qing Ci Collected Poems*. Taipei: Ting-wen Book Company, 1976.
- Zhang, Hong-sheng, edit. *Quan Qing Ci- Yong Cian Volume*.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On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e Collection of Qing Poetry

Wang, Wei-yung

(Received January 7, 2014 ; Accepted April 25, 2014)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commentate on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e Collection of Qing Poetry*, which contains 800 volumes of poetry and was published in 2010. The thesis body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compares the current collections and added editions of *Quan Qin Ci* with those included in *The Collection of Qing Poetry*. The timeline follows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of Shun-zhi, Kang-xi, Young-cheng, and Qien-lung periods. The result shows there are 2393 ci poems and 48 poets short in the *The Collection of Qing Poetry*, which is noteworthy for further ci studies. The second part provides supplemental materials such as prefaces of ci collections, ci-comment poems, ci-comment changduanju and ci-poetry commentaries. The third part highlights the value of proofreading. By comparing two versions of the same article,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certain differences. It is believed that with publication this research will advance the achievements of ci studies significantly.

Keywords: The Collection of Qing Poetry, Quan Qing Ci, Ci Studies, Ci-Comment Poems, Ci-Comment Changduanju, Ci-Poetry Commentaries